【观影笔记】

一道双向选择题 郭敬明的《爵迹》:

□韩松落

喜欢到电影院看电影,有两个原因,看电影之外,看看观众;看电影的同时,看看观众的反应。

《爵迹》看的是首日下午场,电影结束,灯光亮起,我才发现,全场几乎都是中学生和小学生。我硬是以一己之力,把全场的平均年龄拉高了几个月。

我的大多数朋友都没有去看《爵迹》,我们不是《爵迹》的目标观众,吐槽、吹捧都毫无意义。之前看《小时代》系列,全场都是20岁左右的年轻人。我们也不是《小时代》的目标观众。

我开始思考一个问题,郭敬明是怎么把这些观众找出来的?他又是怎么把那些他不需要的观众筛选掉的?他释放了哪些信息?他们又是怎样接收到这些信息的?同样是他的小说改编的电影,为什么观众构成会有区别?小学生、中学生和少女们,怎么知道这个电影属于自己?他是怎么做到这一点的?

题材是第一道双向选择关。

《爵迹》是奇幻故事,《小时代》是青少年情爱故事,释放出这个信息,就筛选掉了一半叔叔和爷爷们。成年人太知道世界是怎样的了,看电影或者阅读的时候,会下意识地寻找靠近自己生活现实的。我喜欢科幻小说,讨厌官场小说,可如果一本世界顶级科幻小说和一本内地三流官场小说摆在一起,我大概会先翻一翻官场小说,因为近、容易读。

少年人对世界的经验不够,所以常常要用幻想来填满,奇幻、玄幻正中他们下怀,离生活越远越好,《爵迹》里的奥汀大陆,正可以满足他们对奇想世界的喜好。就算他们心目中的现实世界,也是建立在不现实的基础上。《小时代》里的那场发布会,在稍有工作经验的人看来,多少有点不可思议。还有之前一部著名的职场小说(不是郭敬明的),主人公真正的工作表现只有两次,一次是展板设计,一次是办公室装修,其他时候,都用"做表格"、"写方案"一笔带过,这在有工作经验的我看来,同样不可思议。但青少年要的就是这种一笔带过,因为他们没有经历过工作场景,他们不会对真存在但自己没有经验的事感兴趣。

真人CG是第二道双向选择关。

对《爵迹》的争议,还集中在真人CG技术上。有人说不够好,有人说让人不适,并且以"恐怖谷"理论作为论据。所谓"恐怖谷"理论,是日本机器人科学家森政弘在1970年发表的观点,他认为,仿人机器人会使人产生一种其他机器人所没有的、独特的不适感,这种仿人效果越逼真,不适感越强。"恐怖谷"理论也被用来考量其他仿人作品,例如蜡像和充气娃娃,还有真人CG电影。但也有人喜欢这种仿人的造物,尤其是在游戏中成长起来的一代,对真人CG的效果毫无抗拒,甚至会觉得亲切。

唯美诉求是第三道双向选择关。

年轻人喜欢高纯度的东西,包括高纯度的感官刺激和高纯度的感情。做一部让年轻人喜欢的戏,不管故事、人物、特效、价值观、CP设定怎样,首先得唯美,甚至,只需要唯美,要有大面积的、高纯度的颜色,华美的服装,毫无杂质的场景,刚烈纯正的感情。

这不是这一代年轻人的专利,我们年轻时,同样热爱唯美,琼瑶就是这么崛起的,我们念念不忘的,是《六个梦》中铺天盖地的银杏叶、《梅花三弄》里的西湖烟雨。只是,成年以后,生活的不唯美,让我们淡了对唯美的追求,转而喜欢有杂质的事物。但新一代的年轻人照旧在追逐唯美,只是,他们心目中的唯美,越来越少和自然景物挂钩,而转向室内搭建的景物以及电脑特效制造出来的美,例如古风世界、奇幻世界。唯美或者不唯美,成了最严格的双向选择关,把有可能去电影院破坏气氛的叔叔和爷爷们筛选掉了。

台湾电影学者焦雄屏曾经问:"什么时候电影可以不讲究剧情、美学、表演、剪接、摄影这些门槛,直接变成商品植入广告总汇与时尚杂志内页呢?"影评人长凤新隔空回答:"在MV、时尚杂志、CG大片、网游动漫伴随下成长的这一代,偏偏对接受这样的作品全无障碍。"

还有一道筛选关,是"郭敬明"这个符号带来的。

这个时代的创作者,得是一个综合体。我曾说:"泛阅读泛文学的时代,创作者不但要能写,还要深谙美术、影像、营销的规律,具备时尚感觉,洞悉社会心理,懂得塑造个人形象,要能文能武、三头六臂,才能应对新时代。创作不再是一个偶然事件,还得捆绑创作者在其他领域的努力,要结合你发的微博、你认识的人、你签售时穿的衣服、你旷日持久努力经营的形象,一件作品是否受到欢迎,是所有这些因素的综合。"

郭敬明跨越了很多界限,吸附了很多事物,把自己打造成了一个综合体。属于他的那些特质,例如强悍的性格、对奢侈品的热爱,也成为一道双向选择关,无时无刻不在进行筛选。

这是一场双向选择游戏。电影制作者和观众,在找和被找。林怀民说:"我知道艺术家不只是为着那掌声与鲜花工作,却不明白艺术不只是技术、形式与结构。艺术工作原来只是将心比心,是人情的往来。"拍电影,也是一份人情往来。那些潜在的观众,用了二十年、三十年,读书、思考、看电影,锤炼自己,打磨自己,这都是一份人情,不把他们找出来,是对这份人情的荒废。得找,用电影本身的计算,用炒作,用一切你喜欢和不喜欢的方式。电影不是拍完就完了,"找",也是电影的一部分。不要推给"不认",也要反思自己的"不找"。未必去学习郭敬明,但应该学习这种寻找、筛选的技术。

【文化论坛】

我们不需要"娱乐至死"的文化

□许民彤

如今是一个资讯发达的时代,或者也可以说,这个发达的特点,就体现在文化娱乐资讯的泛滥上。一些文化娱乐资讯为了迎合公众对于八卦文化"娱乐至死"的喜爱而衍生出种种题材,比如我们在媒体上常常可以看到这样的新闻——如果一位名人生活突遭变故,关于他的八卦新闻便会成为连续炒作的题材,不挖"深"挖"透"、不刨根问底誓不罢休。

前不久,一位男演员出现"婚姻风波",这立刻成了文娱媒体、大众、流行文化消费的对象。在众多娱乐媒体的轮番炒作下,这位男演员的离婚案创下了娱乐圈几个"史上第一"——第一次娱乐版被明星离婚事件长时间占据;第一次明星离婚案尚未开审,同题材影视作品已经开拍……而且,不只是那些企图获利的不入流的"网红",看看最近的朋友圈,还有那些门户网站、新媒体,谁家不是在"蹭宝宝"刷流量?

无底线、无原则的消费主义,是"娱乐至死"的一个重要特征,这就是它的娱乐化、消费化以及缺少原则性和责任感。然而,在对待娱乐方面,我们却正在形成一种流行的观念——名人的八卦在娱乐时代富有号召力、能吸引大众眼球,很容易成为一个时期的新闻焦点。也正是因为这种社会文化背景和娱乐心理,如今,"娱乐至死"的文化新闻便肆无忌惮地形成了泛滥局面。

对于这种文化生活模式,我们似乎已经欣然接受,把它看成一种正常的社会文化传播,精神的警觉性似乎已经丧失,不再去质疑,不再说"不",我们已经没有了文化批评的精神,甚至很多人认为,那些有关明星的八卦文化不仅扩大了报纸发行量,也娱乐了公众,丰富了大众文化。于是,消费娱乐八卦隐私,就成了一种生活的态度,成了一种流行的文化……但是,也有越来越多的人对名人隐私被随意传播、成为谈资表示深恶痛绝,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表达对充塞娱乐视听空间的八卦新闻的不满,我们也该认真反思一下我们对待"娱乐至死"文化的态度了。

现在,我们对"娱乐至死"文化的无休止的欲求,整个社会传媒生态和社会文化的八卦强迫症,固然是凸显了新闻法律约束方面的空白,缺乏相应的规则的制约,一部分媒体丧失了社会责任感,娱乐底线和道德底线不断被突破,但从本质上讲,我们对"娱乐至死"文化的狂热和爱好,我们对"娱乐至死"文化的消费,使我们在文化上的追求变得越来越浅薄,观念意识变得越来越肤浅,精神趣味变得越来越低俗,对娱乐的渴求心理变得越来越病态,我们正在失去社会的是非情感、理性原则、精神追求和人文信念……面对这样的文化现实,我们难道不能更多地去选择那些向真、向善、向美、向健康、向尊严、向高贵的娱乐文化吗?

(据《文汇报》)

【所谓潮流】

是反自然的 一味提倡『颜值』

□李健鸣

"颜值"成了近年来流行的词,只要有关人甚至动物和植物的新闻报道和八卦,这个词的出现率就会极高。对年轻人来说,追求颜值似乎成了他们的目标、理想或噩梦、紧箍咒,由于自己没有高颜值而心理受伤的青少年越来越多,看到商机的整容医院则遍地开花、大发其财。

我在德国的经验是,德国人几乎不会评论成年人美不美,对儿童也只喜欢用"可爱"这个词,似乎"美"是他们避免用的字。对成年人,他们最喜欢说的是:他(或她)长得特别有意思,瞧,那张脸太有趣了;那张脸有光彩,总是很生动。在德国时间长了,得出的结论就是:所谓有意思的脸肯定不太"五官端正",而是有一种特别的味道,让人觉得不同寻常。而有光彩的脸则呈现出很多正能量,会让他人受到感染。渐渐地,自己也越来越觉得:"美"这个字的意思有点模糊不清,太一般,太没有特点了。我开始明白,在崇尚健康的德国,培养孩子的个性和独立才是最主要的,而不是像上世纪50年代那样要让女孩变成打扮得漂漂亮亮的乖乖女,男孩要成为循规蹈矩的好学生。所以,大肆张扬某个孩子或某张脸很美,会让人觉得有点滑稽。

美没有什么统一标准,而是一种看问题的角度、一种因文化背景的变化而变化的视角。国内对"美"的向往和需求似乎还停留在"土豪"的水平。土豪店里琳琅满目的家具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有钱人能付得起的昂贵价格就成为"美"的标准。实际上这样的家具不仅不美,反而处处流露出一种小家子气,上百万元的家具无非是欧洲16世纪的缩影:琐碎和没有品位。

国内现在流行的"颜值"也几乎只有一个模式:大眼睛、高鼻梁、嫩白的皮肤、魔鬼身材。拥有这些资源的美女帅哥占据了娱乐界的各个制高点,他们不需要太多的智力,甚至没有演技,就能靠父母给予的脸或人工塑造之脸,收到居高不下的报酬。如果颜值高的明星们能展示相应的演技,岂不是十全十美?但似乎从编剧到导演都没有兴趣发掘和培养这些明星的表演潜能,于是他们就真的完完全全沦为工具,只能用极其肤浅的傻笑和卖萌使一些观众沉浸其中。

最近看了美剧《清道夫》,又一次引起我对"颜值"的联想。这是一部描写父亲和4个儿子的电视剧。父亲一直混迹黑社会,给孩子们的心灵留下了挥之不去的阴影。大儿子成了所谓的"清道夫",靠给有钱有势之人摆平各种麻烦来维持自己和兄弟们的生计。还有两个儿子一起经营一家拳击馆,因为小时候受到的创伤,他们都无法像正常人那样生活,但依然没有失去最后的希望。总而言之,这几个男人都在命运的漩涡中喘着粗气,艰难地望着似乎没有出路的明天。

刚看这部剧的时候,我也觉得有点奇怪,因为这些男主角几乎都没有颜值,起码没有我们推崇的那种颜值。但越往后面看,越觉得这些多少有点奇怪的脸变得无比生动,因为他们脸上既流露了内心的恐慌和坚硬的性格,也会出现让人怜爱的表情。他们塑造的人物性格和内心的起伏变化使他们的表情变得生动和让人难忘。从很大程度来看,正是这些所谓颜值不高的演员使这部重口味的电视剧充满了可看性,因为演员塑造的人物性格引人入胜,他们的外表不仅不会成为空洞的符号,相反会成为观众继续观剧的动力。

一味提倡颜值从根本上来说是反自然的,因为自然赋予我们每个人的外表存在的权利和尊严。所以,决定一部艺术作品成功的关键肯定也不是依靠演员的外表,而是作品中处处存在的文化品位,特别是演员身上流露出来的文化气息、他们对内容和人物性格的认识和体现。现在似乎真应该看看我国上世纪30年代电影演员的表演,他们本身的颜值当然不低,然而他们的作品之所以成为经典,恰恰是因为他们表现了角色的性格、内心的情感,而这正是我们久违的东西。